

菲利普·罗斯“凯普什系列” 早期小说自我反叛形象研究

徐谔律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

摘要: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凯普什系列”小说通过其人物有违自身社会地位和族裔身份的形象展现出强烈的反叛色彩,该系列中《欲望教授》和《乳房》两部早期创作的情节高度关联的小说通过身体变形、心理变形和身份变形三种人物的自我变形范式建构其自我反叛形象,映照并隐喻传统犹太神秘体系中的灵魂转生观点,反映出二战过后的数十年内,美国社会个体人物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身份危机和丧失自由的危机等深刻社会意蕴。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 “凯普什系列”早期小说;自我反叛;犹太神秘体系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4-0070-06

On the Self – revolt Images in Philip Roth’s Early “Kepesh Novels”

XU Anlyu

(School of Gradua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Kepesh novels” by the contemporary Jewish American writer Philip Roth, demonstrate a strong rebel color through characters’ behaviors contrary to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ethnic identity. Two early novels in “Kepesh Novels”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and *The Breast* written in the 1970s, whose plot was highly correlated, built up their self – rebel image through the self deformation paradigm of three kind of characters: physical deformation, psychological deformation and identity deform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metaphor of soul metempsychosis viewpoint in the traditional Jewish mystical systems, and the profound social implication of mental crisis and crisis of identity and crisis of loss of freedom faced by American society individual character within decad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Key words: Philip Roth; early “Kepesh Novels”; self – rebel; Jewish mystical systems

被誉为美国文坛常青树的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 –) 2012 年 10 月宣布“封笔”。翌年,罗斯自 1959 年以来创作的所有小说分八卷已全部被收录“美国文库”(The Library of America)。这项历时八年的编纂工作的完成标志着菲利普·罗斯正式告别小说创作。罗斯的封笔并未影响学界对其本人及作品的关注与研究,此后一年多,国内外出版关于罗斯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三部、^①各

^① 分别为 *In History’s Grip: Philip Roth’s Newark Trilogy* (2012)、*Promiscuous: Portnoy’s Complaint and Our Doomed Pursuit of Happiness* (2012)、*Roth Unbound: A Writer and His Books* (2013)。

收稿日期: 2015 – 04 – 01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政治书写研究”(编号: 2014BWY003);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菲利普·罗斯‘凯普什系列小说’反叛形象建构研究”(编号: 201308067); 上海外国语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徐谔律(1988 –),女,江西南昌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美国文化。

类学术论文数百篇。可以说,菲利普·罗斯是最受学界关注的美国小说家之一。^① 现有研究除对其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早期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1969)、短篇小说集《再见吧, 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 较为集中的研究外,更倾向关注罗斯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后期创作。与罗斯的“祖克曼系列小说”、“美国三部曲”等系列小说的研究相比,围绕以文学教授大卫·凯普什(David Kepesh)为主人公的“凯普什系列”小说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多关注该系列对“性”和“欲望”的书写,或单部作品的创作手法或主题,研究重心多集中于凯普什一人。本文选取该系列两部创作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小说《乳房》和《欲望教授》,打通二者间的疆域,以作品中具有反叛形象的人物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借助犹太神秘思想中的变形理论,探析作品反叛形象建构的内在模式和所传达的社会文化内涵。

“凯普什系列”小说的创作始于 1972 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乳房》(*The Breast*),讲述文学教授大卫·凯普什“卡夫卡式”地变形为一只巨大的女性乳房,呈现其变形后的反应与反思;罗斯 1977 年出版长篇小说《欲望教授》(*The Professor of Desire*) 在情节上可被视为《乳房》的前传,再现其躯体变形前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跌宕的情感遭遇。两部小说情节与人物相互关联,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建构上共同体现出反叛性。小说人物多以严肃身份登场——或是颇受尊重的大学教授,或是初入课堂的大学生,或是尊崇传统的犹太人,但随小说的推进展开,作品中的矛盾主体逐步凸现,人物呈现出与其身份格格不入的形象,表现出对社会身份、宗教规约与伦理道德的背离和反叛,带有滑稽、荒谬的特点。1974 年,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在采访中问及罗斯写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几部小说中的喜剧特征,罗斯提到“纯粹的调侃与绝对的严肃性都是我最亲密的伙伴。”^{[2] (p98)} 在《乳房》与《欲望教授》中,罗斯将调侃的声音与严肃的再现对接、融合,在荒谬、离奇、滑稽的语境中思考族裔、宗教、社会等严肃问题。1994 年版《欲望教授》封底上引用《时代》和米兰·昆德拉对罗斯作品的评价,罗斯在“严肃与荒谬之间穿行自如,表现得入神入化”,他笔下的情欲“既是对现实极为细腻的写照,又是对其颇为微妙的讽刺,是二者难得的完美结合”。^{[3] (封4)} 《乳房》和《欲望教授》这两部“凯普什系列”早期小说即通过荒谬、滑稽的手法建构各种反叛人物的形象,折射严肃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两部小说的人物具有不稳定的动态性,主要体现为躯体、心理或身份的显性变形或隐性变形,而躯体、心理和身份共同构成一个人的完整个体,上述两方面的变形反映出人物自身的内部背离,在两部小说中成为建构自我反叛形象的基本要素。

一、躯体变形与自我反叛形象建构

主人公凯普什教授在《乳房》中突变为“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是系列小说中最直接、最明显的躯体变形。学者 Jones 和 Nance 指出“罗斯在《乳房》中将凯普什异化的自我通过身体而不是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凯普什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努力寻找对自我的定义。”^{[4] (p92)} 凯普什的躯体变形是小说从最开始提出的事实,作品的首句即“它怪异地开始了”,^{[5] (p1)} ② 该句在文本中反复多次出现,为整部小说打下“怪异”的基调。研究者多将其视为罗斯对卡夫卡《变形记》的戏仿,认为凯普什变形为乳房与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的构思与荒谬如出一辙,但罗斯和卡夫卡处理二者变形的过程有显著区别。《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为甲虫是突变,文本中未描写其过程;而《乳房》中,罗斯则详细呈现出凯普什的躯体变形过程,暗示出这是渐变而非突变过程。凯普什躯体的最初变化是“下身感觉到一阵和缓的、偶尔的刺痛”,^{[5] (p2)} 但这未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因为他知道自己“一辈子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多疑者,对体温、身体状况的每次微小变化都会异常敏感”。^{[5] (p2)} 凯普什对疑虑的刻意压制却致使他忽视即将发生在他身上不可逆转的离奇变形的苗头。虽然身体一再向凯普什发出变化信号,但凯普什始终认为这是自己

① 在美国,菲利普·罗斯研究学会(Philip Roth Society)主办的半年刊 *Philip Roth Studies* 每期刊登二十余篇专门研究罗斯及其作品的论文,另有其他美国文学研究刊物、硕博生撰写论文研究罗斯的作品;在中国,据统计,仅在 2013 年,我国发表的美国家小说研究论文中,有 26 篇关于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在美国小说家研究热度排行中位列第十;已公布的研究美国小说的我国硕博学位论文中,有 10 篇关于菲利普·罗斯,在美国作家研究学位论文最受硕博生青睐的美国作家中位列第五。^{[1] (p7-15)}

② 文中对《乳房》的引用译文均出自参考文献[6],对《欲望教授》的引用译文均出自参考文献[9]。

不必要的联想,因而打消了疑虑。直到发现下身皮肤的颜色异常改变,凯普什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感到焦虑。

罗斯在小说开端描绘凯普什身上一系列细微的表面变化事实上是他躯体严重变形的前奏。凯普什的躯体变形最终在经受一阵身心折磨后梦里爆发,在他说出“我是一只乳房”、莫名其妙变成“一叶与任何人形都毫无关联的乳腺”那一刻,外部的躯体变形最终完成。^{[5] (p15)}虽然躯体不再是人的外形,但凯普什还有人的意识和思维。躯体变形彻底改变了凯普什的生活,让他惊讶、困惑——丧失视觉和味觉,不能动弹。他无法看到自己,只能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变形后的样子:“一个具有足球或飞艇外形的生命体;一个重量为一百五十磅的海绵联合体……而高度依旧是六英尺。”^{[5] (p16)}凯普什的陈述中反复出现“人家告诉我”、“人家说”、“他们说”等字眼,强调他对自己躯体外观的信息获取完全来自他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躯体变形是凯普什被外界强加而又无力抗拒的事实。

凯普什教授在逐渐接受自己躯体变形的事实后,开始了作为乳房的“新”生活——探求躯体变形的缘由。这对凯普什而言并非易事,他需费很大力气才能区分现实与想象;在向心理治疗师克林格医生倾吐心声时,他认为自己是受所教文学作品的影响而发生变形。凯普什所指的文学作品是卡夫卡和果戈里的作品,认为其中塑造的变形人物是直接导致他躯体变形的原因。凯普什经历躯体变形的一系列难堪、刺激和挫折后,心理出现错乱,不断曲解他人的话语,将病因一再怪罪给教卡夫卡、果戈里和斯威夫特作品的深刻影响,给人留下一一种悲剧的印象。然而,反观凯普什变形前的所作所为,可知他的躯体变形更多是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所致。凯普什反思自己变形始末时,回忆起与克莱尔的恋爱往事,描述他在海滩上度假时被克莱尔丰满的乳房深深吸引的情景:

“我仰天躺在炎热的沙丘上,脚跟深深地埋在沙中,闭上双眼,张开嘴巴,等待着她俯下身,将一只乳房缓缓地送入我口中。多么奇妙的感觉,远处是大海在那里咆哮!这乳房本身就好像是一个宇宙——柔软的宇宙!——而我就是波塞冬,是宙斯!”^{[5] (p47)}

克莱尔的乳房使他浮想联翩,激起强烈欲望。凯普什在后文提及他梦想过变成许多东西,暗示躯体变形同他对克莱尔乳房的幻想有关联。凯普什对变成其他东西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自我存在形式的否定,换言之,反映出他对自身的反叛。在《乳房》中的变形恰好使其愿望实现,体现他的自我反叛通过躯体变形得以完成。与此同时,变形后的凯普什同样也否定变形前的自我,他一度对克莱尔提不起兴趣,而变形后他对克莱尔的欲望重燃。这是对之前冷漠的自我的否定与反叛,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反叛通过凯普什的躯体变形得以外化。凯普什的躯体变形是该人物自我反叛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罗斯谈到创作《乳房》的意图时说,将凯普什作为一只乳房感受到的性欲兴奋同他因此遭受的精神折磨相联系,实际上是“在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欲望间寻求调和,为达到某种内心平静或力量平衡作出的努力,或者也许仅仅是将伦理与社会追求和人们对肉欲的渴求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破坏效果尽量维持在较低水平”。^{[7] (p70)}可见罗斯更倾向通过该小说揭示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矛盾和斗争。

二、心理变形与自我反叛形象建构

关于人们的内心矛盾与斗争,《乳房》通过凯普什躯体变形后的生活状态展现其心理变化。《欲望教授》则对人物心理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赜,不仅记录凯普什从童年到成人的成长历程中的心理变形,也将其他人物诸如其父亚伯·凯普什、诗人鲍姆加藤、其同事阿瑟·舍恩布伦、心理医生克林格等人的心理变形穿插其中,将人物心理演进随情节的发展层层剥露。与凯普什的躯体变形相似,小说人物每次发生心理变化,不论是消极变化还是积极变化,都是对自己前一次的心理认识的否定,是对其“上一个自我”的内心反叛。经统计,《欲望教授》中直接通过文字描述的凯普什的心理变形共十次,最具代表的一次是在伦敦访学时与瑞典女孩伊丽莎白和波姬塔相遇后的系列心理变化。在遇到这两个女孩之前,凯普什教授就已被刻画为风流学者的形象,被冠上“日勤学,夜风流”的名号。^{[8] (p17)}与瑞典女孩的相遇触发了凯普什的欲望,并导致他在情感上开始一场更大胆的冒险——与两个女孩在相互知情的情况下玩三角恋爱游戏。罗斯毫不避讳地对这段关系进行露骨的描绘,尤其是对三人在床第之间疯狂、出格的举动细微刻画,向读者呈现一个心理扭曲的异化学者形象:凯普什在伦敦偏离学术追求,作为一个人

的正常心理状态也发生严重扭曲,其所作所为、心理变化影响正常学术工作,甚至到了几近中止他在国王学院的访学任务的地步。在凯普什内心,他的学术追求已经逐渐让步,而是变形为对男女关系的“非常态”认识。凯普什扭曲的冒险举措是深藏在其内心的自我反叛力量的外化表现。凯普什的心理变形在《欲望教授》中比比皆是,罗斯将其塑造为一个陷在所谓的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的两难境地的悲剧形象。在不同人生阶段,与不同的人相处、相遇,凯普什通过否定、再否定自我,在身体与心理上求得生存。在此期间,他的心理不断变形,在“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徘徊,长期经受痛苦的折磨。

“凯普什系列”小说的其他人物的心理变形模式与凯普什的颇为相似,《乳房》中的人物面对凯普什的躯体变形产生的各种反应,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心理变形。凯普什的父亲亚伯·凯普什、前同事舍恩布伦成为心理变形的代表,因凯普什的躯体变形和心理的外在“非常态”扭曲反应,自身的心理也发生强烈波动。其父亚伯·凯普什曾是一位“勤勤恳恳、狡黠诡作,甚至可以说残暴专横的”旅店老板,^{[5] (p35)}但目睹儿子变形的状况后,心理也发生变形,成为凯普什的慈爱、温柔的父亲。大卫·凯普什的躯体和心理变形对父亲造成重大打击,使其一改工作至上的严肃态度,转而关心家庭琐事,开始认真地尽一份父亲关怀儿子的责任。凯普什曾经的导师和同事阿瑟·舍恩布伦曾是一位理智、绅士的教授,然而在目睹凯普什的荒谬变形后,其稳重的内心也发生巨变,被非理性情绪冲击,表现极为失态。无论是亚伯还是阿瑟,他们内心的变形均是各自对过去心理状态的否定,是对自我心理的反叛。通过再现系列小说不同人物的心理变形,罗斯将人物塑造为敢于反叛“正常”心理、反叛“尊崇道德的”心理的形象,在作品中建构自我反叛的形象。

三、身份变形与自我反叛形象建构

身份变形是《乳房》与《欲望教授》建构自我反叛形象的另一种方式,与心理变形和躯体变形共同构成自我反叛的三重线索。本文认为,身份包含两方面:一、与外部社会、宗教、族裔文化直接相关的“宏观身份”;二、与人物内心自我定位相关的“微观身份”,包括自我存在感、个人职业与性取向。在两部小说自我反叛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人物“微观身份”的变形占据主导地位。

自我存在感的丧失是《欲望教授》中反复困扰大卫·凯普什的问题。凯普什易受外界影响,易受周围人的爱好、行为和感受左右而模仿或迎合他人。这种性格导致其自我存在感渐失,激发并加速凯普什个体身份的变形,反映了凯普什对自我的反叛。赫比·布洛塔斯基是凯普什家度假旅馆的外联经理,赫比对各种声音的模仿技能让少年凯普什佩服不已,因此被凯普什视为“导师”。在赫比的影响下,凯普什很快掌握了模仿技能,成了一名狂热的模仿表演迷。在凯普什上大学时,表演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生活。用凯普什自己的话说,他“在舞台上似乎无所不能,什么都无法把我赶下舞台”。^{[8] (p10)}大学时的凯普什出尽风头,一时被“校园名人”的光环所笼罩,甚至虚荣得无法认清真实自我。凯普什因此逐渐变形为贪恋虚名的人,无法正确自我定位,自大行为使其逐渐疏离真正的自我,丢失应有的存在感,反映出他对自我“微观身份”的反叛。对模仿表演的狂热追求让凯普什迷失自我,直到他认识到自己在舞台上“虚荣心在众人面前暴露得一览无遗”,^{[8] (p11)}他才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追求的意义,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设定目标。他反思道,“20岁了,我不能总是模仿别人,我得找回自我,或者至少要开始模仿我认为应当成为的那个自我”。^{[8] (p12)}凯普什最终认识到自己身份变形的原因在于过分追求模仿他人,在该行为中丧失自我;而他对“找回自我”的决定暗示出他反叛“已变形的自我”的决心。

职业变形是两部作品人物反叛自我身份的另一表现。该类变形的代表是阿瑟·舍恩布伦对自我职业的否定。在《乳房》中,罗斯借躯体变形的凯普什之口,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变形后的阿瑟·舍恩布伦教授。根据凯普什的叙述,他的博士导师及同事舍恩布伦教授在五十多岁逐渐退出学术界,并将未出版的书稿都搁置在一边。他原本打算假期完成的书稿事实上将不了了之,因为他已将主攻精力转向了职位晋升。阿瑟对学术的冷漠态度与其作为教授和学者的身份背道而行,他认为更高的行政职位能为他带来名利,这比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脑力获得的学术尊重有更大吸引力。正如凯普什所说,阿瑟“牺牲了他那文学天赋”而去追求“肯尼迪之梦”。^{[8] (p63)}阿瑟对行政职务升职的追求与抱负是他学术身份的变形,表现出他对过去职业身份的自我反叛。

《欲望教授》中还有部分人物通过性取向的变形反叛自我身份。凯普什大学的一名男同学路易斯·耶利内克和他在纽约公寓居住时常遇到的一个骚扰者沃利是罗斯塑造的性取向变形者。路易斯和沃利行为举止怪异,都有同性恋倾向。凯普什回忆,路易斯觉得“另一个男生的触碰就是在向他做出最认真的暗示”。^{[8] (p19)} 凯普什起初以为,他的这位同学不过是有点娘娘腔,但是其他人明确地告诉他,路易斯就是一个真正公开的“同性恋”。^{[8] (p18)} 凯普什小时候在家里经营的旅馆见过许多比较女气的男招待,据凯普什描述,那时男人有一种在性取向上发生变形的倾向,不论是表现得有些女气,还是真正就是同性恋。路易斯就是这类性取向发生变形的男性代表之一。对于这类人群,他们对自己作为男性的自我性别认知发生扭曲,也是反叛自我身份的一种表现。在《乳房》和《欲望教授》两部作品中,罗斯不惜笔墨,描写各个人物的“微观身份”在不同方面的变形,从而建构各种身份反叛者的形象。

四、自我反叛背后的个体危机

从对“凯普什系列”早期两部小说的解读可见,作品人物的身体、心理和身份变形普遍存在,三方面的变形共同形成小说自我反叛形象的特有模式。通过变形建构自我反叛形象并非罗斯的创意,变形最早来源于犹太神秘主义体系。犹太历史学家 Gershom Scholem 将变形视作“犹太民间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 (p108)} 希伯来词语 gilgul 是对犹太信仰的“变形”(metamorphosis)的具体描述,意为“灵魂转生”(metempsychosis)。^{[11] (p344-350)} 变形叙述在犹太教神秘哲学的经典文本“喀巴拉文本”中普遍存在,自十二世纪,变形就是犹太文学的母题,人们对变形最初的普遍认识基于对反叛的惩罚而产生。变形之于反叛的惩罚与“凯普什系列”小说所展现的主题内涵紧密相关。在犹太神秘传统中,生命的变形是人“在现实世界上的流放状态——并包含了反叛、惩罚、流放,以及(可能存在)救赎——灵魂被允许恢复其荣耀的状态”。^{[10] (p111)} 圣经中提到,“一个人必须经历一次仪式上的变形”才能“恢复其神圣地存在”。^{[10] (p120)} 在犹太神秘主义体系中,变形是净化、升华与更新灵魂的途径。因此,犹太传统对于变形的呈现目的多在于获得救赎,是对解放或赎罪的可能性的探求。

罗斯虽在诸多作品中更侧重表现叛离犹太传统的犹太人,但这也从反面表明罗斯谙熟犹太传统。在《乳房》与《欲望教授》中,罗斯即借助“变形”这一犹太传统母题揭示人物对躯体、心理和身份的自我反叛,建构作品的自我反叛形象。凯普什、亚伯、鲍姆加藤、阿瑟等人物屡次试图甩脱原本自我,其反叛行为不仅是他们否定自身、宣告对自我的过去的悔过或自我的过去死亡的表现,也是他们对重获新生的期待;相似地,变形后的躯体、心理和身份即是其新生的自我。Scholem 在著作《犹太神秘主义主流》中指出,“死亡、悔过与重生是人生中的三件大事”。^{[12] (p249)} 《乳房》与《欲望教授》中反叛自我的人物通过构成其个体的躯体、心理和身份三方面的变形,寻求通向重生的途径。他们每一次的变形均是从过去的自我走向新的灵魂转生,是在躯体、心理或身份上获得重生的机会。变形后的主体虽然脱离过去的自我,经受随之而来的痛苦与异化,但他们对原有自我的反叛是朝具有更大意义的目标的努力——通过获得灵魂的救赎而最终走向“重生”。在小说文本中,重生更多是隐喻的表现,通过人物的欲望追求、职业提升或改变以及其他形式的实现而表现的。罗斯曾在小说《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员》(*I Married a Communist*, 1998)中指出,每个灵魂都是背叛自身的工厂。这一观点已在他写于二十多年前的《乳房》和《欲望教授》中得以微妙表现。各人物对自我的反叛表明各自对自我解放、自我提升或获得救赎的渴望,就该意义而言,人物的自我反叛即为他们为获得灵魂救赎做的努力。

Bonnie K. Lyons 曾指出,“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源自一种文化”,“一个作家的作品必然是某种文化的产物,也是对该文化的反映”,罗斯的创作同样如此。^{[13] (p62)} 作为一位当代美国犹太作家,罗斯本人及其写作不可避免地涉及三方面背景——美国文化、犹太生活和现代化。在他自己看来,他的作品并非自传,而是他“创造自己的虚构”,^{[14] (p121-122)} 其作品是对他创作虚构的真实文化历史语境的反映与折射。《乳房》与《欲望教授》叙述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间发生的故事,在这 40 年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外部社会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历史事件、文化更替和社会变革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命运的变化。

五、结语

通过塑造躯体、心理和身份变形的自我反叛形象,两部作品的人物显现出不稳定的特征,不断否定过去的自我形象,反叛、超越或战胜原先的自我存在状态。从犹太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物通过变形寻求通往自我救赎和重生的道路;但从人物自我反叛努力的结果来看,他们的反叛没有出路,并未给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两部作品的自我反叛形象对救赎的期盼无果而终:凯普什最终丧失自我,对世界产生恐惧感,其他反叛人物也纷纷退场,反叛的呼唤未能得到回应。但是,这种反叛的呼唤并非徒劳,其背后潜藏着现实世界中个人面临的危机,具体而言,是个体心理、身份和丧失自由的危机。小说的主要事件围绕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发生。作为“动荡”时代中活跃的一代,生活在美国的年轻人追求个人的性解放、贪图享乐,反叛社会道德,对主流文化发起挑战。可是,他们纵欲狂欢过后,最终却因找不回自我而苦恼不已。而此时的美国犹太人,尤其是年轻的犹太移民后代,由于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全盘接受的态度;加上疏离犹太故土,其犹太性逐渐消失,甚至完全丧失,对犹太传统的反叛反映美国犹太人的传统意识受到的侵蚀。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各类社会运动盛行,强烈的反对声音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致使整个美国陷入不堪一击的境地。通过建构反叛自我的形象,《乳房》和《欲望教授》从小说文本介入社会现实,通过建构对自我的反叛形象,揭示在当时历史、文化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个体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身份危机和丧失自由的危机。

参考文献:

- [1]朱莉,张倩倩.2013年美国小说研究在中国[J].外国文学研究,2014,(2).
- [2]Searles, George J.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 [3]Roth, Philip.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4]Jones, Judith Paterson & Guinevera A. Nance. Philip Roth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1.
- [5]Roth, Philip. The Breast [M]. Philip Roth. A Philip Roth Rea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nc., 1980.
- [6]菲利普·罗斯.乳房[M].姜向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7]Roth, Phili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Inc., 1975.
- [8]Roth, Philip. The Professor of Desire [M].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77.
- [9]菲利普·罗斯.欲望教授[M].张廷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10]Bruce, Iris. Elements of Jewish Folklore in Kafka's Metamorphosis [A]. Stanley Corngold. The Metamorphosis: the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and Contexts, Criticism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 [11]Scholem, Gershom. Kabbalah [M].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1974.
- [12]Scholem, Gershom. Major Trends in Jewish Mysticism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4.
- [13]Lyons, Bonnie K. American - Jewish Fiction Since 1945 [A]. Lewis Fried. Handbook of American - Jewish Literature: An Analytical Guide to Topics, Themes and Sources [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8.
- [14]Finkelkraut, Alan. The Ghosts of Roth [A]. George J. Searles.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M].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责任编辑:张立荣)